

香港遠離中原，古書對此記錄不多，即使有記載也僅為文字。由於沒有大規模的海上外患，唐、宋、元三代，只是在屯門設軍事據點，並沒有建立完備的軍事防禦體系<sup>1</sup>。清代學者有云：「海之有防，歷代不見於典冊，有之自明代始，而海之嚴於防自明之嘉靖始」<sup>2</sup>。自明代中期開始，涉及香港的地圖漸漸變多。在這些古地圖中，香港並非一處孤立的小島，而是廣東的一部分。

本文將以明代的《鄭和航海圖》、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及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三圖作為例子，從地理及海防角度透析香港與廣東的密切關係。

## 為何明代廣泛繪畫廣東沿海的地圖？

海圖的實用性在便於航海，因此所記的地點均為航行所及的地標<sup>3</sup>。本篇提及的《鄭和航海圖》和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，《廣東沿海圖》三圖影響深遠，大量明代廣東沿海海防圖均參考其繪製方法，如胡宗憲《籌海圖編》中的〈廣東沿海山沙圖〉、〈廣東沿海總圖〉，鄭若曾《萬里海防圖論》內的〈廣東沿海沙山圖〉及姚虞《嶺海輿圖》等<sup>4</sup>。

從上述例子可見，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對廣東的海防非常關注，明代海圖數量繁多，離不開三大威脅：海盜、倭寇及葡萄牙人。下文將集中析述《鄭和航海圖》、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及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以反映史實。

<sup>1</sup> 李愛軍、吳宏岐：〈明嘉靖、萬曆年間南海海防體系的變革〉，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，2013年02期，頁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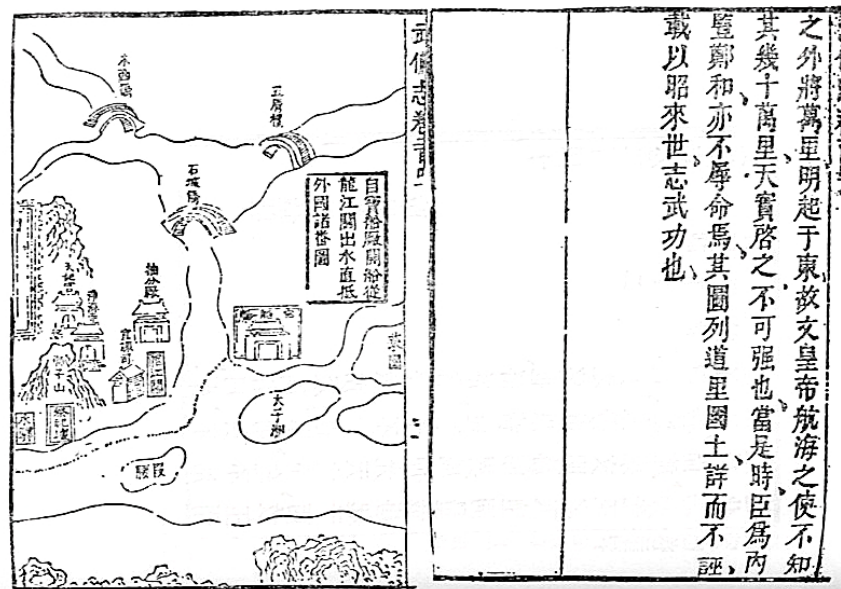
<sup>2</sup> 同上註，頁1-9、147引【清】蔡炳炳之《海防篇》

<sup>3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（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21

<sup>4</sup> 何林夏：〈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與明代廣東海防研究〉，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，1993年02期，頁31

## 《鄭和航海圖》

甚麼是《鄭和航海圖》？



《鄭和航海圖》首頁，原名：《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》  
（圖片來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）

「《鄭和航海圖》原名《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》，因其名冗長，後人簡稱為《鄭和航海圖》」<sup>5</sup>。「《鄭和航海圖》原圖是一字形長卷，收入《武備志》時改為書本式<sup>6</sup>。自右而左，有序一頁，圖二十頁，最後附『過洋牽星圖』兩頁」<sup>7</sup>。這本航海圖集是中國第一部且最大的航海地圖集，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、單幅最大的航海圖集<sup>8</sup>。

繪圖者：鄭和奉明成祖之命七下西洋，其船隊有一成員名曰茅坤。茅坤曾初步沿途繪制航海圖，其孫茅元儀根據祖父所作的底稿作《鄭和航海圖》，並收入《武備志》中<sup>9</sup>。

<sup>5</sup> 盧良志：〈中國第一部航海地圖集：鄭和航海圖〉，《國土資源》，2008年07期，頁57

<sup>6</sup> 《武備志》又稱《武備全書》，明代茅元儀輯。成書於明天啟元年（1621年），集歷代有關軍事書籍2000餘種，並多附插圖。明代兵書中以《武備志》篇幅最大，圖像、輯錄遠超過宋代的《武經總要》

<sup>7</sup> 盧良志：〈中國第一部航海地圖集：鄭和航海圖〉，頁58

<sup>8</sup> 同上註

<sup>9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

成圖時間：約為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至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<sup>10</sup>。有學者認為該圖繪製於第六次下西洋之後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<sup>11</sup>。

大小：據明清線裝刻本《武備志》復原《鄭和航海圖》，至少全長7.2米，高0.2米，面積1.44平方米<sup>12</sup>。涉及香港部分之圖長560厘米，高20.5厘米<sup>13</sup>。

閱讀形式：自右而左、從近到遠順次畫成<sup>14</sup>。其下洋航線的文字說明也是從右到左順序寫成<sup>15</sup>。

## 《鄭和航海圖》記錄了甚麼？

《鄭和航海圖》所繪航線「以南京為起點，沿江而下，出海後沿海岸南下，沿中南半島、馬來半島海岸，穿越馬六甲海峽，經錫蘭山到達溜山國<sup>16</sup>，由此分為兩條航線：一條橫渡印度洋到非洲東岸；另一條從溜山國橫渡阿拉伯到忽魯謨斯」<sup>17</sup>。因此，我們能從中得知鄭和船隊的航海路線。

除了具體的地名之外，圖中也仔細刻畫沿途的人造景物，比如王城、千戶所、城牆、橋樑、寺廟、巡司等，兼有描畫諸如河流、山岳、樹木、島嶼、沙灘等的自然環境<sup>18</sup>。而且圖中又特別標明危險區，將航道、針位、更數、水深、牽星數據、航行注意事項等導航資料囊括於一圖<sup>19</sup>。

## 《鄭和航海圖》與香港有甚麼關係？

《鄭和航海圖》是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資料，雖然未見「香港」一稱<sup>20</sup>，但當中的地名確實位於香港。因此其乃探索香港古代歷史的珍貴文獻，甚至是現時發現最早記錄香港地名的古代地圖<sup>21</sup>。圖中簡單描繪香港的海岸線，據考究出當中有以下的地點位處香港：

1. 官富寨，又名「官富九龍寨」，乃今日的九龍城<sup>22</sup>。
2. 大奚山，即今大嶼山<sup>23</sup>。
3. 佛堂門為廣東海上一島，在南澳與伶仃山之間。今大亞灣與大鵬灣之間<sup>24</sup>。
4. 蒲胎山在大星尖西，即今香港南面的蒲台島<sup>25</sup>。

## 小結

《鄭和航海圖》記錄船隊曾經過香港一帶水域，或可證明了他們曾「到此一遊」<sup>26</sup>。不僅如此，圖中描畫出一個「相對立體的香港地貌」，為「重構香港歷史提供視覺上的佐證」<sup>27</sup>。

<sup>10</sup> 盧良志：〈中國第一部航海地圖集：鄭和航海圖〉，頁59

<sup>11</sup> 張箭：〈鄭和航海圖的復原〉，《四川文物》，2005年02期，頁80-83及101

<sup>12</sup> 同上註

<sup>13</sup> 哈爾·恩普森（Hal Empson）：《香港地圖繪製史》（香港：政府新聞處，1992），頁16

<sup>14</sup> 張箭：〈鄭和航海圖的復原〉，頁80-83及101

<sup>15</sup> 同上註

<sup>16</sup> 茅元儀（作），向達（整理）：《鄭和航海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1），頁41指出錫蘭山乃錫蘭島，即今斯里蘭卡；而溜山國即今馬爾代夫

<sup>17</sup> 盧良志：〈中國第一部航海地圖集：鄭和航海圖〉，頁58。而茅元儀（作），向達（整理）：《鄭和航海圖》，頁22則指出忽魯謨斯（Hormuz）乃中古時期波斯灣的重要港口

<sup>18</sup> 盧良志：〈中國第一部航海地圖集：鄭和航海圖〉，頁58

<sup>19</sup> 同上註，頁58-59

<sup>20</sup> 〈鄭和下西洋與香港「一帶一路」尋蹤之旅〉，紫荊網，網址：[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\\_926257652656336896.html](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_926257652656336896.html)，瀏覽日期2020年1月3日

<sup>21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

<sup>22</sup> 〈鄭和下西洋與香港「一帶一路」尋蹤之旅〉，紫荊網，網址：[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\\_926257652656336896.html](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_926257652656336896.html)

<sup>23</sup> 同上註

<sup>24</sup> 同上註

<sup>25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及〈鄭和下西洋與香港「一帶一路」尋蹤之旅〉，紫荊網，網址：[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\\_926257652656336896.html](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_926257652656336896.html)

<sup>26</sup> 〈鄭和下西洋與香港「一帶一路」尋蹤之旅〉，紫荊網，網址：[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\\_926257652656336896.html](https://bau.com.hk/article/2019-06/21/content_926257652656336896.html)

<sup>27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



## 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？

### 甚麼是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？

兩廣素有「蒼梧」之稱，泛指東起福建，西至安南，沿海七千餘里的海岸。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專記明代兩廣轄區內有關軍事事宜，故取之為名<sup>28</sup>。《全廣海圖》是收錄在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的一幅海圖，反映明代兩廣海防的情況，對研究廣東海防多所裨益<sup>29</sup>。

作者：應檣（音：假）<sup>30</sup>

成圖時間：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

繪畫特色：《全廣海圖》與《鄭和航海圖》的繪畫形式相近，標註具體地名、刻畫沿途的自然及人造景物，又有地點的簡介。不過《全廣海圖》所涉及的地區不及《鄭和航海圖》廣泛，只是在「廣東」一帶，蓋因作者應檣乃兩廣總督，地圖所記僅為其管轄範圍的一部分。另外，《全廣海圖》繪畫的視覺為陸地望向海洋<sup>31</sup>，海洋以波浪表示，而陸地則留白。

出處：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全志共三十四卷，而《全廣海圖》出於〈輿圖卷五〉<sup>32</sup>。

### 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有何歷史重要性？

「志」是一種記錄地方特色的歷史編寫體裁，其內容包括區內的自然風光、名人事蹟等。由於方志編纂取材多引徵當時文獻以及檔冊公牘，而該歷史文獻如今大多散佚，因此志書便為我們保留了許多珍貴的資料，方便歷史考究<sup>33</sup>。另外，方志之可信程度及其參考價值甚高，其既可補正史之不足，還可與之互相參照<sup>34</sup>，是研究明清時期地區發展的重要史料。

修志所資甚巨，且需要頗長時間收集及整理資料，只有官府及名人大族才能完成。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乃明代所作的軍志，由兩廣總督應檣所修，即官方修志，有別於單純研究中央，或朝代的歷史。閱讀方志可幫助我們了解地方在某一時期的特點，以小見大。如我們能配合不同地方的方志並看，對歷史的了解也將更全面，打破傳統中央主導的歷史視野。

### 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與香港有何關係？



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  
（圖片來源：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地區史研究之四：屯門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2年），頁20）

<sup>28</sup> 何林夏：〈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與明代廣東海防研究〉，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》，1993年02期，頁30

<sup>29</sup> 同上註

<sup>30</sup> 應檣（1493-1553年），字子材，號警庵，遂昌應村鄉人。明嘉靖五年中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累官至兵部左侍郎、總督兩廣軍務

<sup>31</sup> 哈爾·恩普森（Hal Empson）：《香港地圖繪製史》，頁16

<sup>32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

<sup>33</sup> 何林夏：〈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與明代廣東海防研究〉，頁31

<sup>34</sup> 同上註

《全廣海圖》記載了多個香港地名，包括屯門澳、將軍澳、急水門、佛堂門、「九龍」等。最上方對屯門澳的記載相比其他地點更見詳細：

此澳大／可泊／  
東南風至老萬山二潮水／  
至九淵一潮水／  
至雞公頭半潮水／  
至急水門五十里／  
至虎頭門<sup>35</sup>一潮水／  
南頭兵船泊此／

上引有關屯門澳的描述，指出此地利於船舶、航行至附近地方所需要的風向及距離，最後點明有兵船停泊於此。

另外，《全廣海圖》為古地圖中首次出現「九龍」的字眼<sup>36</sup>，其位處雞棲澳及石灣下方，官富巡司右方。而急水門、佛堂門之間標註「至佛堂門半潮水、至大潭一潮水、將軍澳可避颱風、至龍船灣半潮水」等字句顯示地點之間的距離。

### 從《蒼梧總督軍門志·全廣海圖》看香港與廣東地區關係

《全廣海圖》為重現社會狀況提供線索，同時也能透析香港與廣東的密切關係。

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發生了中國與西方國家最早的一場戰役<sup>37</sup>。葡萄牙商人因被拒絕在市舶貿易之外，強行駐紮屯門，建立貿易據點，並搶劫鄉村行旅<sup>38</sup>。明海道副使汪鋐（音：宏）出兵掃蕩，兩者在香港大嶼山附近的茜草灣交戰<sup>39</sup>。此戰最後由明軍火攻得勝，不但把葡萄牙人擊退，更繳獲敵方大砲<sup>40</sup>。

海域部分，屯門澳附近的水域有「海寇每每停此」的標示，而且屯門澳也有南頭兵船泊岸。陸地處，九龍之左有官富巡司，且有一屯營。對於香港的軍事布防，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有此記載：「南頭海防參將直接歸廣東

總兵節制，南頭寨兵船駐泊屯門領船八十艘，官兵約二千三百二十二名……分哨……官富等地」<sup>41</sup>。屯門停泊兵船，而九龍城則有官兵駐紮，兩地重兵布防，應對海盜。事實上，海盜問題一直存在，但是在嘉靖、萬曆年間越演越烈，因此地方政府對此額外重視，繪圖以記之。

廣東遠離中原地區，難以管理，不少民眾無事便以打漁為生，有事則藉此成為海盜。明初為安定海疆，在廣東南海地區構築了以衛所為主體的沿岸防禦體系，而且逐步變革衛所體制<sup>42</sup>。為強化海事監控，明政府在1370年設立官富巡司<sup>43</sup>、1389年以後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，打擊海盜。不僅如此，從1392年至1395年，南海各地亦大規模修建衛所，加上洪武初年修建衛所，從東至西，建立潮州、碣石、南海、廣海、神電、雷州、廉州、海南八衛<sup>44</sup>。且在海島駐軍和沿海設置水寨，與衛所體系相表裡，形成沿岸、內港、海島多層海防體系<sup>45</sup>。1540年，廣東沿海重要地區的巡防系統劃分為三路，香港地區屬於中路的範圍<sup>46</sup>。屯門等港口都有官兵巡邏或留駐，香港的防衛陸軍主要來自東莞千戶所<sup>47</sup>。此二者均載於海圖中，顯示其重要的軍事地位。

圖中不僅出現了香港地名，廣東多處繪於圖中，其中「老萬山」、「虎頭門」、「伶仃洋」、「大磨刀」、「小磨刀」等地均位於珠江口。《全廣海圖》記從屯門澳到這些地方最多「二潮水」，「潮水」應是量度距離的單位，具體不明，但從屯門澳至急水門不過五十里。由此推測以上地點與屯門應是位置相近，且可證明船隻經常往來粵港兩地；上文亦多次提及東莞的衛所對香港地區提供軍事支援，以上證據無不證實香港與廣東地區關係之密切。

<sup>35</sup> 虎頭門即今東莞虎門

<sup>36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

<sup>37</sup> 同上註，頁24

<sup>38</sup> 李愛軍、吳宏岐：〈明嘉靖、萬曆年間南海海防體系的變革〉，頁3引《明史·卷三百二十五·列傳第二百十三·外國六·佛朗機》。汪鋐（1466-1536年），字宣之，號誠齋，明抗倭名將

<sup>39</sup> 湯開建、周孝雷：〈明宋應昌《全海圖注·廣東沿海圖》研究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020年03期，頁5-20

<sup>40</sup> 霍啟昌：《香港與近代中國——霍啟昌香港史論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9），頁14引嚴從簡：《殊域周咨錄》卷9，頁19

<sup>41</sup> 李愛軍、吳宏岐：〈明嘉靖、萬曆年間南海海防體系的變革〉，頁8

<sup>42</sup> 同上註，頁1

<sup>43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5

<sup>44</sup> 李愛軍、吳宏岐：〈明嘉靖、萬曆年間南海海防體系的變革〉，頁8，參見《蒼梧總督軍門志》卷7〈兵防三〉

<sup>45</sup> 同上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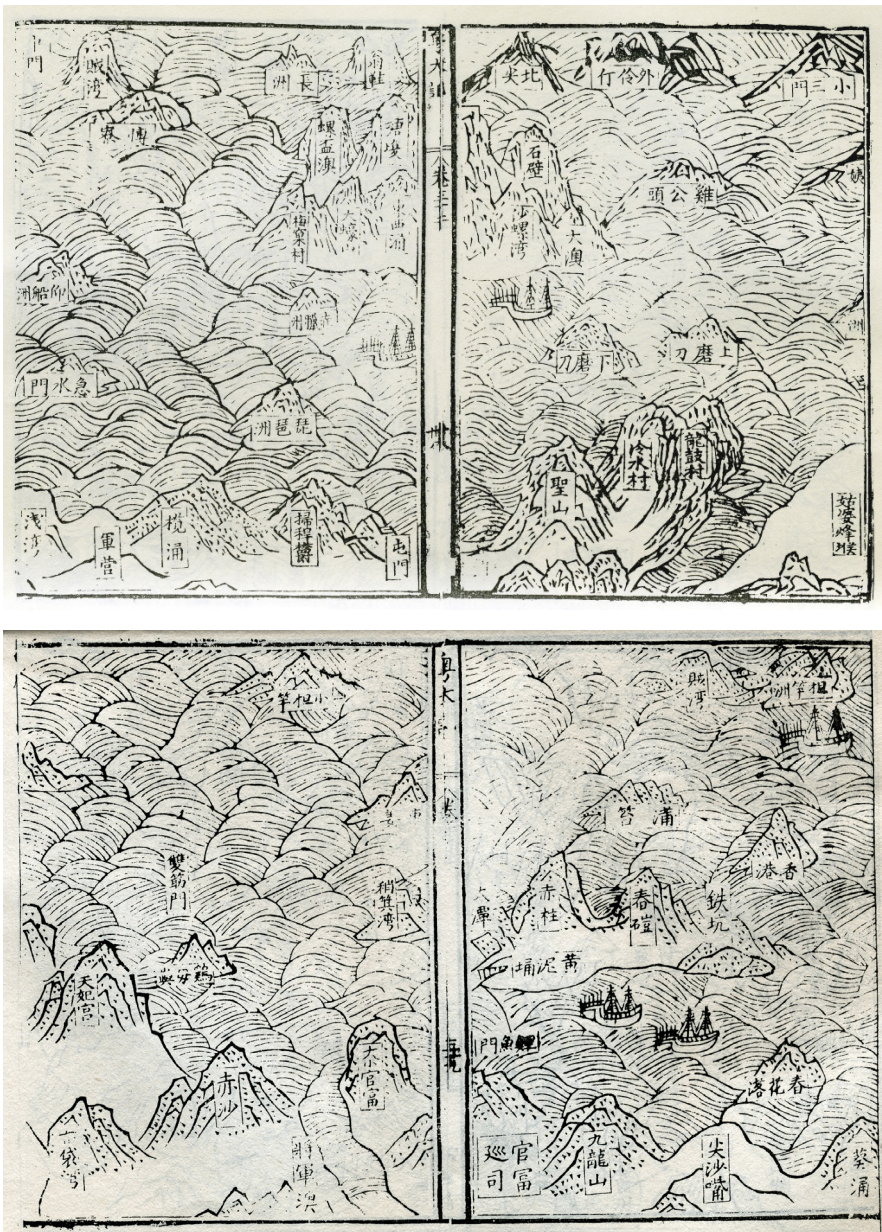
<sup>46</sup> 霍啟昌：《香港與近代中國——霍啟昌香港史論》，頁8引周廣：《廣東考古輯要》，30卷，頁1

<sup>47</sup> 霍啟昌：《香港與近代中國——霍啟昌香港史論》，頁8



## 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

甚麼是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？



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  
 (圖片來源：郭棻：《粵大記》三十二卷)

作者：郭棻（音：翳）

成圖時間：萬曆年間（1573-1620年）<sup>48</sup>

繪畫特色：以全景法繪畫，視覺為陸地望向海洋<sup>49</sup>。海洋以波浪顯示，幾只小船在碧波中蕩漾，而陸地部分則是以山為記號。

### 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與香港有何關係？

《廣東沿海圖》是眾海圖中首次出現「香港」一詞，但所記的「香港」為今日的鴨脷洲或香港仔<sup>50</sup>，而非港島地區。而且比起《鄭和航海圖》和《全廣海圖》，《廣東沿海圖》囊括更多香港地名，包括：長洲、蒲台、香港、赤柱、大潭、黃泥涌、筲箕灣、鯉魚門、尖沙嘴等<sup>51</sup>。圖中大部分地名與現時名稱相符，反映香港的歷史幾百年間一脈相承，變化不大<sup>52</sup>。

圖中明確標示「屯門」及附近的地標，「聖山」及「掃桿鬱」也是屯門的兩座高山<sup>53</sup>。聖山即今日的青山，而掃桿鬱所在之地乃今九徑山<sup>54</sup>。據描述「屯門處於聖山之東、掃桿鬱之西的濱海平地，這正好與今日介乎青山與九徑山之間的屯門吻合」<sup>55</sup>。明代以前，香港地區多標為「屯門」<sup>56</sup>。而《鄭和航海圖》、《全廣海圖》及《廣東沿海圖》均提及屯門，可見其乃歷代的軍事要地，中央乃至兩廣政府均以此地為香港的地標。

### 從《粵大記·廣東沿海圖》看香港與廣東地區關係

《廣東沿海圖》醒目標明新安縣，證明香港隸屬於新安縣的管轄範圍內，在地理及政治上與廣東不可劃分。新安縣為東莞南端海岸線北起五十六里，囊括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全境<sup>57</sup>。其設置是鑑於南頭遠離東莞縣，不利管治，故需在東莞縣內另設新縣，因此政府取「革故鼎新，去危為安」，於1573年置新安縣<sup>58</sup>。

<sup>48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1

<sup>49</sup> 哈爾·恩普森（Hal Empson）：《香港地圖繪製史》，頁16-17

<sup>50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2

<sup>51</sup> 同上註

<sup>52</sup> 同上註

<sup>53</sup> 劉智鵬：〈屯門地名考〉，《暨南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2007年04期，頁135-39

<sup>54</sup> 同上註

<sup>55</sup> 同上註

<sup>56</sup> 牛汝辰：〈香港地名文化〉，《中國地名》，2020年10期，頁12-16

<sup>57</sup> 劉智鵬、劉蜀永：《香港史：從遠古到九七香港》，頁25

<sup>58</sup> 同上註



《廣東沿海圖》成圖最早可以推算至1573年，這正正是新安縣置立之時。故此圖或因新縣之立而創作，以釐清廣東各縣的管治範圍。再加上《廣東沿海圖》比起《鄭和航海圖》和《全廣海圖》，出現了更多香港的地名，反映香港的海事對廣東乃至明代的重要性漸漸提升。

箇中原因是和明代海盜、洋人和倭寇的威脅息息相關。有別於另外兩圖，《廣東沿海圖》在圖中大蠔山及鯉魚門附近繪畫幾艘小船。這些小船並無任何標示，這有兩種可能性。第一，繪圖者據實景描畫當時地貌，船的出現反映這些地區多有船舶。第二，繪圖者並不清楚這些船隻的來歷，並對此警惕，所以特意刻畫。由於1522年曾爆發中葡海戰，故有學者認為其乃葡萄牙人的船隻<sup>59</sup>，《廣東沿海圖》特地將這些形跡可疑的外國船繪出，以作提防。

### 小結

《全廣海圖》和《廣東沿海圖》透視出廣東沿岸在明代深受海事威脅，屢有海盜、倭寇擾掠、葡萄牙人的進犯。以地圖為史料，再查閱史書，便可得出當時的社會狀況，同時更見香港與廣東的密切軍事及文化聯繫。

### 總結

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史上著名航海外交，《鄭和航海圖》擴大了前人對世界地理的認知，其視野不只局限於中央及地方重鎮，而是遠至世界各地。明政權不但面對北方邊疆民族的威脅，更有南方的海寇及外國人步步緊逼，而《全廣海圖》及《廣東沿海圖》表現中央政府對廣東沿岸海防的重視，我們亦可從中窺見近代中國的政治視野正慢慢從中原大陸，移至東南部海岸。

<sup>59</sup> 哈爾·恩普森 (Hal Empson)：《香港地圖繪製史》，頁16-17